

# 忆毛泽东在延安



平民口述

史斌整理

八一出版社

# 忆毛泽东在延安

蒋泽民 口述  
吕荣斌 整理

八一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忆毛泽东在延安

蒋泽民 口述

吕荣斌 整理

---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5)

解放军出版社激光照排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宏伟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176 千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 (北京) 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5081-0115-4/ K·3

定 价: 5.50 元

# 序

我阅读了由吕荣斌同志整理的蒋泽民同志的回忆《忆毛泽东在延安》的书稿。此书比较翔实地记述了毛泽东于1939年初至1941年末在延安的许多往事；记述了重庆谈判的过程，反映了在抗战时期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伟大胸怀。全书布局比较合理，都是一段一段的故事，每段独立成文，再现了毛泽东工作或生活的一个侧面。段与段之间有着内在联系，语言亲切朴实。此书，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书，也是一部比较有价值的历史资料。

看了书稿后，我的思绪又回到昔日那风烟滚滚的战争年代，似乎又看到了红岩小楼上的灯光。

我与蒋泽民于1945年在重庆相识，国共两党谈判时，他是毛泽东的副官，我是《新华日报》的副刊编辑。在那战斗的日日夜夜里，我们建立了友谊，从中我也了解了他的经历：蒋泽民同志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参加了抗日义勇军，以后又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，1936年被组织送到苏联学习，1937年末回国到延安，1938年调到长江局，1939年初又回到延安，给毛泽东当保卫参谋，1942年初到重庆给周恩来当副官。他

是一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。

解放战争打响后，我与蒋泽民在长春相逢，他正驾驶着坦克冲锋陷阵，我为他写了《东北大汉》一文。抗美援朝时，我赴朝采访，在异国的土地上，我又遇见了他。他正率领着志愿军的汽车兵战斗在钢铁运输线上。一次次相见加深了我们的友谊。

岁月悠悠，从战争走过来的我们这代人已进入了暮年。我和几位老同志曾劝过蒋泽民把往事整理出来。蒋泽民物色了吕荣斌这位党史工作者。

吕荣斌没有辜负老一辈的期望，查阅了大量资料，走访了许多老同志，考证核实，四易其稿，完成此书。她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对于一个比较年轻的同志，能有这样严谨求实的研究作风，又能较熟练地运用历史资料，是难能可贵的。看到一代新人成长，我为之欣慰，希望吕荣斌同志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刘白羽

# 目 录

引子.....	(1)
一 首次见到毛主席.....	(3)
二 给毛泽东当保卫参谋 .....	(10)
三 毛泽东的繁忙工作 .....	(26)
四 毛泽东的简朴生活 .....	(39)
五 毛泽东酷爱读书 .....	(46)
六 跟随毛泽东散步 .....	(51)
七 毛泽东教我们学文化 .....	(80)
八 毛泽东关心伤病员 .....	(89)
九 毛泽东和群众心连心 .....	(97)
十 毛泽东参加边区党代会.....	(111)
十一 毛泽东带领我们大生产.....	(118)
十二 毛泽东运筹帷幄.....	(135)
十三 臂挡飞来棒.....	(149)
十四 难忘的延安生活.....	(156)
十五 新的使命.....	(166)
十六 毛泽东飞抵重庆.....	(174)
十七 针锋相对的斗争.....	(182)
十八 红岩的光辉.....	(201)

十 九	领袖的胸怀.....	(206)
二 十	毛泽东的亲密战友.....	(221)
二十一	跟随毛泽东回延安.....	(239)
二十二	告别毛泽东.....	(254)
	后记.....	(263)
	蒋泽民小传.....	(265)

# 引 子

夜，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。

在一个洋溢着欢声笑语、宽敞明亮的房间里，年近八旬的长者斟了满满一杯酒，郑重地端起，慢慢地走到毛泽东画像前，深情地凝视着，泪水渐渐地从他那苍老的眼窝里涌了出来。

他叫蒋泽民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车船部副部长，曾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等战争。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，他是毛泽东的保卫参谋，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，又是毛泽东的副官。尽管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须发，战争的风雨在他脸上留下了许多印痕，但是，他那高大的身躯，有神的双目，仍透着几分当年的英俊。

他抹了把泪水，喃喃自语：“毛主席，过年了，您当年的副官向您敬酒。您现在在哪儿呢？是在玉宇琼楼中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商讨天下大事？还是和陈毅副总理面对而坐，吟诗填词？或是和朱老总在天府中操练军队？啊！毛主席，我好想您呀。您离开我们十多个春秋了，这十多年来，祖国发生了巨变，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设计下，国富民强了，您们的遗愿终于实现了！”



他说不下去了……

他石雕一般地默立在画像前，然而，他的思绪早已飞回那烽烟滚滚的战争年代，回到他曾经生活过的延安、重庆，似乎又看见了那清清的延河水，巍巍的宝塔山，耳旁又响起那一句句亲切的话语……

忽然，他右臂用力一挥，大声说：“我要讲，要把所知道的往事真实地告诉人们，告诉给孩子们。”

## 一、首次见到毛主席

我于1912年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马圈子村，因家里穷，没有上过学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参加了义勇军。1935年2月，我所在的连在珲春大荒沟起义，投奔到了东北人民革命军（抗日联军前身），参加了革命。这一年的12月末，我被组织送往苏联学习，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、无线电训练班和机械化学学校学习。1937年11月学习结束后回国。

1938年1月，我们回国的几个人到达延安等待分配工作。

在等待分配期间，我们回国的同志嘴上经常叨叨的一件事，就是渴望见到毛主席。

1月9日中午，组织通知我们不要出去，说有重要活动。什么活动呢？大家猜想十有八九是毛泽东主席接见。

午饭后，我们一个个开始忙乎起来，洗漱，整理衣服，把浑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我更是激动得不知如何办是好，一会儿摸摸脸，看胡子刮干净没有；一会儿望望外面，看有人来通知我们走没有……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。

到了下午2时，许光达同志来了，他正式宣布毛主席

接见我们，要求大家遵守纪律。

啊！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。

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像要接受检阅的士兵，精神抖擞地出发了。心中那个甜劲就甭提了。

在许光达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延安北门里西边的凤凰山下。在一排窑洞中有一个小院，院门破旧了，院中是老式的瓦房。

我们来到院内，进入一个大屋子里。屋内摆了一些长条木凳，南面有铺炕，炕上面还放一张长方形的木桌。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，激动的心怦怦直跳，手心都汗湿湿的。

陈云、滕代远、许光达去了后院。

一会儿，他们陪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走了出来。旁边的同志小声喊：“啊！毛主席！”

我们立即站起，热烈鼓掌。我擦了擦眼睛，见毛主席正面对着我们，面带微笑，非常和善。他有着宽宽的前额，前额下有一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，非常亲切。

站在毛泽东身旁的还有张闻天、王明、罗瑞卿、林伯渠、谢觉哉等首长。

我站在那里忘记了鼓掌，不禁热泪盈眶。这就是我寻找的毛泽东啊！这就是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军的伟大领袖！

毛泽东微笑着向我们摆手，让我们坐下，我们没有坐。待他和那几位首长坐到炕桌前，我们才坐到凳子上。

坐下后，我用崇敬的目光再次打量毛泽东。他头上戴着很旧的军帽，身上穿着很旧的灰粗布棉军衣，棉袄的领

子都磨损了、脚上穿着旧布鞋，看样子，这身衣服已经穿了几年了。他竟是这样的普通，普通得像个农民。

望着毛泽东的装束，再看看我们身上的皮大衣，我坐不住了，仿佛凳子上有无数钢针。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工作、指挥中国人民抗战，可是生活竟这样简朴，简朴得让人心里难受，然而，他对我们归国的同志却是关怀备至。我鼻子一阵发酸，泪水又涌了出来。

透过模糊的泪水，我想起寻找“朱毛”的一段往事。

1933年深秋，我所在的义勇军小部队被日军打散了，我单枪匹马地杀回了辽西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我，想起了一位老长工讲的“朱毛”，和他领导的以驱除日本帝国主义，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的红军，于是又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，准备进关内寻找“朱毛”，当红军。经过几番周折，我来到了沈阳，等车时竟碰上了老乡蒋福忠和陈国清，他们在伪军二十六旅当个小头目，就和他们一起来到了凌源。

时值年终岁尾，天气寒冷，我一身单薄的破衣，冻得直打哆嗦，又无分文，靠借钱买点儿吃的充饥。路途遥遥，关卡重重，我怎么去关内呢？关内那么大，“朱毛”又在那儿呢？我一筹莫展，急得满嘴起大泡。在老乡陈国清再三劝说下，我只好暂时留在了他们部队，先找个落脚之地吧，待天气转暖时，再去关内找“朱毛”。我被编入二十六旅三十五团一营一连当了二等兵，违心当了伪军。

1934年10月，旅部来了命令，调我们一连去东北“剿共”。营长召集开会，进行动员，要消灭共产党。我这是第一次听说天下还有共产党。

散会后，我们几个士兵在一起悄悄地议论着：“当官的竟说假话，他说正的，那就是反的；如果说反的，那就是正的啦。营长不是说共产党不好吗？那就是共产党好；他说共产党被日军打得无处躲藏，那就证明共产党胜利了。咱们可多长几个心眼呀，不能替日本人送死，如果遇到共产党就和他们打招呼，他们要咱们，咱们就投过去。”

我暗自思索，这共产党是不是“朱毛”领导的红军呢？

临出发前，我们一连又被委任为“溥仪皇帝的亲兵”。我们像囚犯一样被押上了北去的火车，来到了图门。

到达图门后，我们步行到琿春。我们班被安排在德和木局。我和于喜奎俩跟一个叫耿振义的老工人睡在一铺炕上。耿振义是中共地下党员（我当时不知道）。他像老大哥似的关心我们，询问我老家在哪儿？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后做了些什么？怎样当的伪军？又问连队的情况、官兵的思想等。

见这位耿振义大哥通情达理，忠厚善良，又如此关心人，我禁不住地大着胆子问：“都说红军好，共产党好，‘朱毛’好，那么，‘朱毛’在哪儿呢？红军在哪儿呢？”

“小兄弟，你问得很有意思，‘朱毛’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，朱是朱德，毛是毛泽东，他们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……”

从这时起，我才真正知道苦难的中国有个毛泽东，有个朱德，从寻找“朱毛”改为找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红军。

洪亮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，毛泽东开始给我们作报告，虽是较浓的湖南口音，但吐字清楚，我尚能听清。他没有讲稿，却讲得条理清晰，生动深刻，讲到激昂处时势

如高山上的瀑布一泻而下，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又如涓涓的溪流，缓缓地流入我们的心田。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，认真地聆听着，一字一句记在心里。

毛泽东首先说：延安很缺干部，你们从国外回来，一定能大有作为。说完，他那亲切的目光似春风一般地从我们脸上拂过，寄托了无限的希望。

他话题一转，说：“我们已经过了一次国共合作，现在开展的统一战线，不是谁消灭谁，是合作。要发展统一战线，动员全国人民抗日。有的人不想抗日，想消灭我们，那他就当不上委员长，也当不上抗战英雄，全国人民不拥护他。当前我们的任务很多，但主要是发展统一战线，巩固统一战线。发展进步势力，打击反动势力，孤立顽固势力。”

讲到这部分时，毛泽东的情绪变得慷慨激昂，声调也略微提高了，打着灵活的手势，说到末尾一句时，他的右手用力往下一挥，头部一昂，一缕较长的黑发也随着摆动一下。我们的情绪被深深地感染着，眼睛都睁得大大的，认真地理解统一战线中那错综复杂的斗争。

毛泽东又说：“统一战线中斗争是激烈的，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，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在国民党内部，主要掌权人是要消灭共产党。今天大敌当前，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充分合作下，他是委员长，在群众的呼声下，可以当民族英雄。要是他不抗战，要去当汉奸，人民就不拥护他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。”

毛泽东停了停，语调变得和缓了，接着讲，“现在形势很好，对我们很有利，但我们不能盲目。我们是有困难

的，这些困难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。我们的军队开到前方去了，有的到了敌后。我们地方不大，要逐步扩大；人员不多，要逐步发展。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，二万五千里走过来了，又上前线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。国民党向后跑，我们向前进，还要向敌后前进，这就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。我们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，今天要改变，减租减息。我们一方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，另一方面也要搞好人民生活。”

毛泽东提出：“要办好学校，前后方都有抗大，白区学生每天都有来的，大后方主要到延安，前方的就不要来了，那里也有抗大。”

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：“在前进的路上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，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各方面的干部，有文化能掌握政策又能做统战工作的青年干部。我们红军干部有打仗的经验，没有做统战工作的经验，文化水平也比较低。因此，当前培养干部是全党头等大事。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在做这方面工作，分为两部分。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区域来的，也叫从白区来的，都是青年知识分子。他们有文化，对他们要加强理论基础和方针政策教育，时间可长也可短，抗大是六个月。如果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可以回来总结经验，再经过短期学习，回到工作岗位上，进步也比较快些。这是我们解决干部不足的一种方法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军队中大部分是农民，他们觉悟都提高了。这些人也有弱点，普遍没有读过书，其中有少数人读过书也是很少的，能看报就已经不错了。对这些人，我们要教育提高他们，首先是提高文化。”

毛泽东顿了顿，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们，左手向我们轻轻地一摆，说：“你们刚从国外回来，热情很高，延安总体是好的，也不是一切都好，需要我们去工作。”

谈到我们回来工作时，毛泽东对我们是很了解的。他说，去苏联学习的同志，有的是江西红军选送的，有的是东北抗日联军各军送去的，也有的是在海参崴伐木的原山东人的后代。

毛泽东的语调很温和，像老师叮嘱学生似的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是从艰苦岁月中过来的，那时比较单纯，现在比那时复杂多了，有文化的人多了，从大城市来的人多了，社会经验也丰富了。你们不能拿过去的目光看今天，不能用过去的工作方法去工作。要在新形势下做好工作，必须学习新的方法。你们的工作，可要由群众去打分哟。”他说完冲我们深情地一笑。

最后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，郑重地说：“我们无论职位高低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，我们延安的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，每个人的工作只准做好，不准做坏。”

在我们的热烈掌声中，毛泽东的报告结束了。接着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也讲了话。

毛泽东接见我们后，我被分到抗大第四大队第一队，担任一区队队长。1938年7月，这批学员毕业后，我被调到长江局。长沙大火后，我又被派往重庆办事处。



## 二、给毛泽东当保卫参谋

1939年2月，中央组织部来电报，将我从重庆办事处调到延安，执行新的任务。

我接到命令后，喜出望外，心想，我又要回到延安了，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了。那清清的延水河、巍巍的宝塔山和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窑洞，立即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耳旁又回响起毛泽东给我们作报告时的洪亮声音……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哼起了家乡的山歌，抓紧时间做准备，争取早一天启程。

根据办事处钱之光处长的安排，临行前，我和孙山组织起15辆汽车的车队，顺路往延安和八路军总部转运一批急需的军用物资，并护送100多名学生和几位党员干部去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。

来到延安后，办完交接工作，我立即到组织部报到。报到时见到了陈云部长，他热情地询问我路途情况后，微笑着告诉我：到枣园接受新任务。

什么任务呢？他没有说，我也没有问。

我拿着中组部的介绍信来到了枣园，在招待所门前碰上了康生，他不冷不热地说：“社会部的陈刚找你谈话。”进招待所后，我又遇见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的同学李德